

忆延安

(第一集)



延河文艺丛書

忆延安

(第一集)

延河文学月刊社編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西安

延河文艺丛书

忆 延 安
(第一集)

延河文学月刊社編

•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陝西分店发行

•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5 $\frac{1}{4}$ 印张 94,300字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,000 定价: (6)四角四分

統一書号: 10147·12

写在前面

“延河”自去年七月号开辟“回忆延安”栏以来，深受广大讀者的喜爱。这些文章通过它的艺术感染力，对广大青年起了积极的思想教育作用。有的学校、部队將“回忆延安”的文章作为他們的政治教材；有的青年朋友將这些文章当作提高自己政治思想修养的珍貴讀物，而且紛紛来信，要求我們繼續組織发表这类作品；曾在延安生活过的广大干部、战士、学生們，讀了这些作品后，激起了他們对革命圣地——延安的无限怀念，从而使他們在这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設中更加鼓足了干劲。

为了便于讀者閱讀，我們現在將这些作品汇编成冊。

“忆延安”第一集里共有十三篇文章。这些文章大都是1957年7月至1958年4月在“延河”上陸續发表的；其中有几篇由于当时刊物篇幅所限，未曾发表，这次也一并編入。

編 者

1958年6月

目 次

重返陕北	刘占江 (1)
延安！亲爱的母亲！	林 笛 (27)
奔向延安	老 军 (43)
到延安去	徐 鎮 (55)
熾热的记忆	朱 寨 (61)
回忆我在金盆区山地	柯 藍 (70)
忆延安	(蒙古族) 云照光 (83)
忘不了延安宝塔山	刘升昌 (103)
割漆	周洪波 (118)
小鬼	蘇小苗 (124)
运煤忙	董庭恒 (137)
劳山战斗	罗希林 (151)
光复延安散記	白 水 (158)

重返陝北

刘 占 江

一

一九三六年，留在晉中的少數紅軍游擊隊，在湯恩伯、閻錫山匪軍的瘋狂“圍剿”下，被迫轉入地下。同志們都改變了身份，在霍縣鐵路綫上和東山百坪鎮伐木區等地活動。我也化名在東山的一家伐木廠當了伐木工人。情況非常危險。我們的領導張國華同志，在返回陝北時托人轉告我：“目前組織有變動，設法速回陝北。”

敵人在汾河、呂梁山、黃河東岸，布下了三道封鎖綫。烏龜壳似的碉堡，密布在封鎖綫上。五里一大堡，三里一小碉，什么子母堡、梅花碉，真是花樣繁多。敵人揚言：“這是阻擋紅軍的銅牆鐵壁。”是啊！重返陝北，困難重重！但黨在召喚我！天大的困難，我也不怕。我記起了在瓦窑堡黨校學習時，毛主席講過的一句話：“敵人的烏龜壳不是銅牆鐵壁，真正的銅牆鐵壁是群眾。”我信心百倍的準備返回陝北，成天謀划着如何通過封鎖綫。

重返陝北的事情，在我一生中留下了難忘的記憶。

二

秋末的一天，我离开了伐木厂，启程回陕北。

穿着一件破旧的藍粗布棉袄、一条白老布裤子，头上包着条肮脏的毛巾，把一床破得象猪网油似的被子搭在肩上。我装成一个象是从山里下来到平川地找活儿干的穷苦农民，急急忙忙地向霍县城走去。霍县城在汾河边上，是我要经过的第一道“关口”。

从东山到霍县东门，四十多里路，下半夜起身，一清早就走到了。霍县城高大的城门已经看得分明，城门上站着四个岗哨——两个汤恩伯的正规军，两个阎锡山的公安队。他们贼眉贼眼的盯着过往的行人，不时大声吆喝着他们认为“形迹可疑”的人，通身上下进行搜查。我站在远处迟疑了一阵，鼓起勇气用不慌不忙的步子向城门口走去。

已经越过哨位，进到城门洞里啦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忽然，身后有人大喊一声：“那个老百姓，站住！”我装着没听见，头也不扭的只顾走着。

“站住！”后面响起了拉枪栓的声音和追赶的脚步声，我停下了脚步，扭过头，一个公安队员已经狠狠地抓住我的衣领，拿阴沉沉的眼光瞅着我說：“怎么！你是聋子？”

“噢！老总，你是叫我？”我装着莫名其妙的神情，

怯生生的回他的話。

“走！別裝蒜。”我被推到城門口，進行搜查；在我的褲腰帶里，搜出了我重返陝北的全部路費：兩個銅洋。當着正規軍的面，公安隊不敢把銅洋揣進自己的腰里，但卻不放过我，他氣勢凶凶的盤問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看你這模樣！”我剛要答話，他狠狠地用皮帶在我臉上抽了兩下：“還想賴掉，快說是土匪，跟上紅軍搶來的！”年青力壯的我，心里湧起怒火；但是，我立即就想起了我的任务是重返陝北，便溫順地說：“老总，我是好老百姓，這銅洋是幫人干活掙來的錢，一年的辛苦啊！還給我吧，老总！”

看見我害怕的模樣，他得意地笑着說：“還你！沒那么容易。蹲大牢去，你是土匪，銅洋就是証据！”不容我再分辯，就被兩個公安隊員，端上安着明晃晃刺刀的槍，押送我到城里的監獄。我心里暗自着急：兩個銅洋，引起了麻煩，我才開始走第一步，就被送進了牢獄；要回陝北，艱難啊！但我並沒有恐懼，準備迎接可能發生的情況。

隨着鐵門沉重的“隆隆”聲，我走進了監獄，里边已經關滿了人，鐐銬相碰的“瑤琅”聲和過了堂的犯人的痛苦呻喚；看守們凶惡的吼叫，陰森黑暗，臭氣沖天，構成了這里一付罪惡凄慘的景象。我被送到靠西的一個大牢，看守打開了鐵門，毫無表情地說：“進去，蹲在地上，不准站起，不准……”

牢房里，沒有窗戶，阴暗得很。我摸索着靠牆坐下，好一陣才看得清周圍的一切：房內已經有十几个和我一样的农民，他們面黃肌瘦，衣衫襤褸，用同情的眼光向我問訊；在这时，什么都不清楚以前，我不能多說話，我垂下头，避开了他們的眼光。房里好冷森啊，潮湿的土地上鋪着几根谷草，臭虫、跳蚤已經开始在我的脚和腿上叮咬起来，我的被子已經掉在城門口，只好紧抱着双膝哆嗦。心里不住勁的翻騰，計劃着应付未来的情势。我不能說出我工作过的那个伐木厂，那里还有好些同志，也有人知道我的真正的身份，要是一查对……对！决不能实說，但是，該怎样哄过敌人呢？我苦苦地思索着……

我，一个十九岁的紅軍指導員，吃过苦，打过仗，挂过彩，可蹲监牢还只是听老同志們講过。現在自己亲身經受到了，心里真有些凌乱。我并不害怕酷刑和死亡，倒是看着那些无辜受难的乡亲们，仇恨的怒火一股股地往上冒，恨不得帶領乡亲们冲出大牢，把这罪惡的大牢一把火燒掉，可是我缺乏这方面的斗争經驗啊！就这样东想西想，寒冷和飢餓使我困乏得快合上眼皮啦，迷糊中，忽然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說：“是刘指導員嗎？”

我猛的一惊，楞了楞，沒有答理，那人更小声地說：“你是紅軍的刘指導員，我認得你，唉……”那人低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說：“你怎么被抓到这地方来的啊？！”那蒼老顫抖的声音，充滿了同情和关切，我不由扭过臉去。

借着从高高的气孔里射进来的一点微光，我看见那是一个年老的农民，脸上很枯瘦，颧骨高高地凸起，留着花白胡子。他正用朴实慈善没有光彩的眼光盯着我，面孔很熟，但我还是机警地回答：“大伯，我不懂啥是指导员，我叫石圪塔，东山里的庄稼人。”他呆了一阵子才点了点头说：“不懂也好，可要小心呀！”说完这话，他就靠在我身旁，再不吭声了。

我的睡意被赶跑了，心里想这老汉是谁呢？我又偷偷地看了他半天，那弯曲的脊背，高直的鼻梁，额上深深的皱纹，苍老颤抖的音调，我都很熟悉。对啦！是李信，李大伯。我们连队曾在他家中住过，他可是个善心的农民，待红军好比亲骨肉，怎么他会坐牢呢？我决定探问一下。我往他身边凑了凑，咬着耳朵问：“大伯，你怎么也到这地方来了？”一见我问他，他立刻对我说：“不要紧，是拉下饥荒被抓来的，咱穷人，在如今的世道，有啥法子……”他又叹了口气，截住话头，一会才又小声地接着说：

“唉！想起你们闹得红火那阵，咱穷人有多少指望！如今，刀又架上脖子啦！你……”似乎不愿谈起过去的事，他掉转头问我，我心里完全放下了，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。听我说完，他用枯柴棒子般的凉手捏着我的手说：“得想个法子出去。”

不多一会，看守高声喊叫：“今天来的犯人下午过堂！”时间迫近了，要想出妥当的办法。我看了看李大

伯，他靠着牆在閉眼苦思，我輕輕地推了他一下，他猛然直起腰，摸定我的肩膀，咬着耳朵說：“我舍命也救你出去，我六十岁的人啦，能救得你，死也閉眼，你出去还能救无数受苦的人啊！”又長叹了口气，他接着說：“我想了一个法子，你看咋样？你在小水玉庄住过么？”我点了点头說：“住过。”

“白蘭芳或許你認識，他是我同乡，都是从河南逃荒出来的，你就說是他伙計，两块鋼洋是他給的工錢，那些狗要是不信实，你可以提我的名字，我给你担保……”

眼前，只有这样了。我同意他的办法，把一切都商量得妥妥貼貼的。他再三叮嚀我記牢商量好的話，在堂上要裝做老实結巴的人，象是給吓傻了，不要多說話，因为，我的陕北口音很容易使人疑心。

大概是太阳偏西时候，房內更黑了，我心里可越来越开朗。李大伯的一句話，給了我很大启发，他說：“要是出獄去，不要再匹馬單枪地干了，要相信穷苦人。”

三

天已麻黑了，連口水也沒喝过，但并不覺得飢餓。我靠着牆，沉浸在想象中，等待着过堂的时刻。在这不長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想了一輩子的事情。

“石圪塔，过堂了！”門外响起看守冷冰冰的叫声，那是叫我的假名。鉄門响起了开鎖的声音，难友們都无声

地看着我，替我担心，李大伯又低声对我說：“这一堂过好就好了，記住商最好的話，放十万个心……”他还想說什么，但時間不允許了。我站了起来，不知怎么，心里涌起一陣难受的感情，或許，从此就和李大伯分手啦！

我被两个公安队员連推帶踢押到法庭上。

閻錫山手下的衙門，封建气派十足，当堂挂着两条碗口粗的大繩，扁担，杠子，水桶，火針……。两边站着几个棍子手，我一踏进門檻，就感到一股阴森的气氛。我知道：就在这县城里，閻錫山曾杀害了很多同志，他們就是在这里被判处了砍头、活埋……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。我看着堂上，心里馬上想起了霍州城門两边那挂过人头的牆梁，紫黑色的血迹浸透了城牆的磚；一股仇恨的烈火紧攥住我的心，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啦！

“走！”一个打手死勁踢了我一脚，我惊觉地回到现实：“对！走，沉住气才能重返陝北。”我在心里对自己說，我装着吓楞了的样子，迈着艰难的步伐，走上前去。

堂上，坐着霍县公安局長，一个象棍子一般細長的大烟鬼。他黑起面孔，紅黑不問，先向打手摆了摆手說：

“打！”劈劈拍拍我的手掌挨了几十竹板。打完后，公安局長把两块鋼洋晃了晃問道：“石圪塔，实說，搶那一家的人？”看着我，他殘忍地狞笑，露出被大烟熏得烏黑的牙齿。

我按照想好的話，結結巴巴地說了，还說在牢里碰上

同村的李大伯，可以証明我是良民。公安局長翻來復去的審問，我总是那老實結巴的三言兩語，他審不出破綻，惱羞成怒地吼道：“石圪塔！好！要是証明有絲毫出入，當場砍頭！”坐在他旁邊的書記也假仁假義地說：“石圪塔，照實說吧，你那九斤半還愿往城門口挂嗎？”我抬起頭回答：“我沒半句假話，我是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公安局長大聲止住了我的話，又把頭一擺。立時，我被幾個人用棍子打倒在地上，頭上手上流着鮮血。我假裝呻喚求饒，心里却在喊：“好啊！我流在這里的鮮血，要你拿命來換，等着吧！”

又開始審問，我勉強從地上站起，周身疼痛，腥咸的血一直流到我的嘴里，我舔着嘴唇，一聲不吭地站在那裡。法庭沉寂了一陣，忽然門外有人喊說：“走，不說實話，要你的老命！”是李大伯來了，我的心卜卜地跳起來啦。

李大伯被捆到后堂上，顯然他們已經威吓過他了。他顛巍巍的站在我身邊，不斷喘吁和呻吟。在法庭這明亮的燈光下，我才看清，他比過去蒼老多了！臉瘦得象骷髏，黃得象黃裱紙，花白的胡子上沾着口水。公安局長問他后，他滿熟識的向我望了望回答說：“他么？我認得的，他是俺同鄉白蘭芳的伙計，是個老誠忠厚的人。”公安局長把兩塊鋼洋在桌子上死勁的敲了几下說：“他不搶人，這鋼洋那兒來的？”李大伯眯起眼，故意端詳着他手中的

鋼洋，回答他說：“長官，這別疑惑，我知道，這兩塊鋼洋是圪塔一年的辛苦，他這人啊……”公安局長象瘋了似的吼道：“李信，你敢担保嗎？包庇紅軍、土匪，一樣人頭落地！”我看見李大伯身子抖了一下，但隨即鎮靜地說：“長官！我親眼看見的事，我六十多歲的人了，還撒什麼謊，我敢担保！”

“好！帶他下去！”狗官无可奈何地說。李大伯被押下法庭后，公安局長和書記低聲的商量了一陣，我也被押回了牢房。

第二天，天剛亮，看守還是用冰冷的聲音，在門外喊：“石圪塔，放你出去了。”勝利了！勝利了！我轉身一把抱住李大伯，熱淚奪眶而出：“大伯，我永遠記住你，我會為貧苦人好好戰鬥，打掉這把枷鎖！”我壓低激動的嗓音伏在他肩頭上說。

“娃兒，是啊！這把鎖壓在窮人身上多少輩啦！走吧，我要不死，能看上你帶領弟兄們回來就好啦！”

牢門又響起開鎖的聲音，不能多說了。從高高的氣孔透進來的晨光里，我看見他昏花的眼角里孕含着兩顆晶瑩的淚珠。

脫險后，我又回到東山。我感謝李大伯，我常常懷念着善良而忠厚的李大伯。

已經是深秋了。在山里，成天刮起涼嗖嗖的冷風，老山林子象怒濤似的發出“呼呼”的響聲。紅葉，松針落了滿山野，淡紅色的糖梨子熟透了，經過一陣秋霜的侵襲，紛紛墜落；半山坡的梯田上，金黃的谷子、紫灰的苦蕎已經割倒，成梁地堆在地頭。再幾天，第一陣雪就要飄落了。時間飛快的過去，看着山里景色的變換，想起重返陝北的事，真是熬煎萬分。

在山里養好了傷，我便在拖板溝村一家不大的伐木廠干活。一個多月的時間和工人們搞得挺熱火，我準備靠工人們的幫助，設法返回陝北。說真的，我已經完全象個伐木工人了。我那拿槍的雙手，在勞動中鍛煉得比過去粗壯得多了，手掌磨起了厚厚的茧，肩頭也被木料壓得平展展的了。

在這裡我結識了伐木工人老王，和他成了知心朋友。老王四十歲左右，現在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了，那時只叫他王師傅。他是河北沙河縣人，是一個從苦水中熬出來的硬漢子，從小在碼頭當搬運工人，後來被抓去當兵吃糧，山南海北走過很多地面，也飽嘗了舊社會的辛酸苦辣，以後流落在這裡當了伐木工人。他知道了我是紅軍，常常在我面前夸說紅軍的好處。

一天，吃過夜飯，只我們倆蹲在灶門前，他抽著旱烟，忽然很神秘的悄悄對我說：“兄弟，別在我面前裝啞巴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，咱們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果，早晚

要扔进一个筐里。紅軍是咱穷人的队伍，是不？”我再不瞞他，拉他到房外，談出心里話。

在伐木厂南边的糖梨子林里，我們坐在两截树樁上，他听我講着，用狡黠而热情的神情看着我，不时从地上撿起几个糖梨子，用衣角擦了擦，递一个給我。我們就这样一面嚼着粗澀的糖梨子，一面談着心里話，他問了我很多紅軍里的事情，我都一一告訴了他。当我提起回陝北的事时，他把胸脯一挺，用粗大的手压在我肩上说：“好吧！我老王愿为你舍命，可御河桥不是一天能修好的，这事，有机会再說吧。”我进一步劝他說：“王师傅，咱們一道去陝北吧，那儿太需要你这样的人！”他象“撥浪鼓”似的搖晃着头說：“紅軍还要咱这东飘西蕩的人？这几十年，心已証世事磨起老厚的茧疤，不中用啦！”我安慰他說：“紅軍正需要在旧社会吃过苦的人，至于說心上的茧疤，在那里——”我滿傲驕地昂起头，看着陝北的方向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：“苏維埃政府能給你紅通通的一顆心，在那里，你就能真正的过人的日子，你可以工作，学习…总之，不受压迫！”我不自觉的好象在紅軍里一样談起来。

我們談得很痛快，往常他是个爱說笑的人，那天晚上，却很严肃正經，他常常陷入沉思里。忽然，疲倦的眼神又变得光亮，連珠炮似的向我发問。末了他說了一句：

“兄弟，我羡慕你。現在我有些明白了。这半輩子啊，昏

昏沉沉的……”很晚，我們才回房里睡覺。

离这次談話十一、二天以后，有天晚上，我扛了一天木板，乏得要死，一头倒在木屋里就要睡覺，王師傅滿臉堆笑地走进屋来，大声說：“走！”我莫名其妙的，还当他要拉我去下棋、喝酒，我揉着睡眼說：“王師傅，人困馬乏的，这些事，我不能陪你。象你說的，我出家人似的啥也不会。”他霎着光亮的双眼，挨近我耳边說：“不是那事，走，我送你回陕北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一翻身从地上坐起来：“这話当真？”

“我老王說一不二，这脾气你还不知道？”

是的，他是伐木工厂出了名的直性子人，脾气象麦秸火，从不拐弯抹角。可是这样的事，真有这么快？我用猜疑的眼光望着他。見我那种神情，他不大高兴的从腰里掏出办好了的手續——那是由霍县到黄河边石樓县的通行証。

“走吧！明天一早就动身，都安排妥貼了。”他郑重其事地說。

我再不用猜疑什么啦。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好一陣才从嘴里吐出几个字：“好王師傅，怎么报答你呢？”

他咧开嘴笑着說：“这算得了什么？看！”他很神秘地从身后端出两大碗：“咱們好好吃一頓，旁的先不談，要上路就得补养补养。”

一碗用鹽和香料煮的野兔子肉，一碗野素杂燴：猴